

T 5424/3221

17

卷之六

雜著

百二別言

長安馮從音仲舒著

鏡源涂先生以理學歸儒撰我榆陽六載于茲

內翰外擢功高一時在晉秩大用為執事宣大

先生戒行有日而以香抵金山中為別余非先

生勳勳燕然望隆台鼎人入骨以事功氣骨

生勳勳燕然望隆台鼎人入骨以事功氣骨

CHINESE - JAPANESE LIBRARY '91
HARVARD - YENCHING INSTITUTE
AT HARVARD UNIVERSITY
AUG 22 1939

馮少墟集卷十六

雜著

百二別言

長安馮從吾仲好著



鏡源涂先生以理學鉅儒撫我榆陽六載于茲
內脩外攘功高一時茲晉秩大司馬摠督宣大
先生戒行有日而以書抵余山中為別余惟先
生勛勒燕然望隆台鼎人人皆以事功氣節為
先生重而不知先生之所重者在學問彼事功

馮少墟集

卷十六

百二

氣節特先生學問之緒餘非先生之所重也先生之學以大學知止為宗令學者合下便見性體余向叙先生語錄謂開關啓鑰直窺聖學之原非阿好也孟子道性善而性不可言不得已以乍見孺子入井怵惕隱之心驗之蓋欲人知乍見之時惻隱之心固始有見未見之前惻隱之心非遂無也觀石中有火必擊之始見知火在石中雖不擊亦有知不擊之火則知性矣是性也自天命以來完完全全不藉聞見不假

思議感于君則能忠感于親則能孝感于兄弟則能友愛感于朋友則能信感于百姓則能撫綏感于異類則能制禦感于孺子入井則能怵惕惻隱觀于既感之能如此而知未感之先孝弟忠信怵惕隱之心已具君臣父子兄弟朋友及一切華易軍民之理已涵所謂不覩不聞未發之中此也所謂上天之載無聲無臭此也此天地之根而萬物之命也故曰至善其旨微矣學問知止乎此是從先天未畫處立根有不

發發皆中節即位天地育萬物皆是物矣豈待
外來哉且知一也知而止乎此則聰明睿知用
于容執敬別高不至于位虛卑不至于機械聰
明睿知始有嚮往處亦始有歸宿處故曰知止
不然聰明睿知不用于容執敬別必用于元虛
機械其中又有不可言者反不知之為愈
也知之一字豈易言哉先正有以致良知為宗
者允得聖學真脉惟是以知愛知敬知飲知食
皆為良知兼理欲而言之不知既以欲亦為良

知其勢必以縱欲為致良知流弊至于蕩檢踰
閑無所忌憚而不可救藥是又知之一字不純
以理言知而不知止于至善之過也先生憂之
故單提知止二字為宗舉吾之良知而一票于
理即知即止即止即善又孰肯蕩檢踰閑以自
逸于規矩準繩之外哉其救良知之末流又真
有回瀾之功矣嗚呼惟先生學見性體所以見
百姓之失所見中國之見侵于荒陬見異學之
昧瞽于性宗真不啻見孺子之將入于井怵惕

惻隱之心真有不容不然不知其所以然而然者至此則不求有功不得已而功成不求立節不得已而節著始終此學問始終此性體始終此知止身心意知家國天下溶成一片此吾性之所以為大而先生之學所以獨得孔曾之宗也彼事功節義又烏足以盡先生哉余不肖自髫年趨庭即知有聖賢之學茲再至壯猶愧道之未聞往歲辛卯與先生講于京師乙未再講于涿鹿而心性之學始覺有一斑之窺又十二

年而先生入秦余雖病卧深山不克與先生班荆一談而書牘往復動逾千言無言不悅受益無量今先生行矣余又安所印正哉所恃此心此性萬古同然相契相合千里若對則雖別猶未別耳先生向貽余書舉白沙永結無情遊相期八荒外二語相勗余未嘗一日不三復斯言今敢再為先生歌之以為別先生其何以處我

釋褐後書壁自警二則

士君子釋褐後不可忘了秀才氣味凡事讓人

一步凡事儉用一着便是做人實際不然貽累不淺悔之何及

自己不能寡過而望人容我惑也望人容我而不能容人惑之惑也必隨事自反不與人較量方能拔此病根

董揚王韓伍陔劣館課

儒者立言所以明道也有得于道雖淺言之而常合無得于道雖深言之而常離知此而董揚王韓優劣辨矣昔仲舒時道術混轍舒下帷發

憤潛心大業其識已高且進退容止非禮不行學士皆師尊之自博士時已然其行又何卓也漢承秦後仲尼之道茂如武帝襲文景業一切制度尚多闕略舒對冊推明孔氏抑黜百家立學校之官郡舉茂才孝廉皆自舒始發之此其議論鑿鑿可見諸行真足羽翼道術裨益世教者文辭云乎哉著書立言雖平易亡奇要之與道合也真西山謂西漢儒者惟仲舒一人余以為知言揚雄製作允稱深奧而行事似不副之

如太元果元也衆人不好與元何損而汲汲于
解難之作比之天地未已也而又比之典謨比
之雅頌未已也而又比之蕭韶夫雕虫之技既
曰壯夫不為而又不勝其誇張得意之態深于
養者如是乎屈原雖過于忠而耿耿一念誠可
以愧世之為人臣而懷二心者何物子雲敢作
反騷以駁之原亦附離丁董者等邪雄之出處
大節君臣大義豈待劇秦美新而後決白黑哉
反騷一篇可反觀矣縱其言高出蒼天大含元

氣與道術世教何補雄也不過詞人之雄耳其
于道尚可在離合間論哉兩漢以降歷魏晉六
朝而吾道益陵夷不可振王仲淹起隋之末造
當衆口噍噍中慨然以著述為已任其立言指
事一稟于仲尼故曰通于夫子受罔極之恩即
此一言而通之人品學術可知矣桓文借名尊
周夫子然且予之况通之于仲尼何後世耳食
之夫猥以吳楚獄通不知于老莊輩又執何辭
以聲罪致討乎或又以大平十二策姍通出處

不知開皇孰與新莽若以雄而律通則與懲羨
吹鑿何異况獻策不報即翻然賦東征之歌退
而講道河汾且屢徵不起此其于出處間豈不
大有可觀哉明道稱其極有格言考亭稱其循
規蹈矩誠謂其與道合耳通之後越百餘年而
得韓愈氏愈之文天下宗之而不知因文見道
蓋亦有足多者唐以詩賦取士故學者不得不
取材于諸子百家而孔孟之傳不絕如綫愈獨
舉堯舜以來之統歸之孔孟此非有獨得之見

者能之乎佛氏之教浸淫人心牢不可破而愈
上表陳言雖蒙竄斥而其志不墮其有功于吾
道何如許由龍逢伯夷皆特立獨行之士皆可
以維綱常而扶宇宙愈作通解惓惓于三師之
教其有功于世教又何如愈之為文豈顛顛刻
畫于詞句間哉第上書及門其出處之際尚有
遺議愈于吾道蓋合者多而離者少也程子謂
愈亦近世之豪傑諒矣噫三子之為文也淺而
于道也合惟之為文也深而于道也離此董揚

王韓優劣之辨也。然則三子又孰優乎？曰：余又有取于董子。正誼不謀利，明道不計功之說。

雪夜紀談

壬辰冬，余卧病山齋，友人蕭輝之氏雪夜過訪，相與圍爐談學，因及賢哉回也飯蔬食飲水，二章。余曰：孔顏之樂，談何容易！古之聖賢見得道理分明，胸中自有一段樂處，無等待無起滅，故曰不改其樂。曰樂亦在其中，味不改與亦字可見此心常是樂的。雖到如此貧時，猶然不改。猶

然在其中耳。且真樂原不在外，乃性體也。人不堪處，正是回不改處。只不憂便是樂，非不憂之外別求箇樂也。此克己復禮之說也。輝之曰：真樂乃吾性體固也。夫子發憤忘食，樂以忘憂，不知老之將至，豈發憤時復有憂乎？一憂一樂，循環無端，是聖心之樂。又有間歇時矣。余曰：聖心只有此樂，不樂必不肯發憤，發憤忘食，聖心必有所樂而為之者，豈至樂以忘憂而後知其樂哉？孔子發憤忘食，顏子欲罷不能，孔子樂以忘

憂顏子不改其樂故曰發聖人之蘊教萬世無窮者顏子也輝之曰孔顏之樂固不因處貧改矣不知于富貴又何以處之余曰聖人非惡富貴而逃之但視其義不義何如耳不義而富且貴于我如浮雲浮雲為太虛之障不義之富貴為心體之障聖心如太虛然故曰于我如浮雲掃浮雲而還太虛此孔子所以樂在其中也輝之又曰仲尼不為己甚舉世皆憂我獨樂無乃為甚乎余曰聖心如太虛然斷不肯自視太高

視人太低故曰從吾所好觀一吾字若曰各人所好不同他從他所好我從我所好吾之樂在其中亦各從其所好耳敢謂天下皆憂我獨樂哉吾之一字何等平易何等含蓄若後世學者便不免自視太高視人太低分彼此而露鋒鏑矣孔顏之樂談何容易嗟乎富貴貧賤正學問大關鍵處哉欲尋仲尼顏子樂處正當在此處尋不然則墮于佛氏空虛間矣輝之聞余言喟然嘆曰妙哉道蓋至此乎孔顏之樂不必遠尋

即此時吾輩坐談間燒燭啜茗四壁蕭然神怡
心曠當下便是孔顏樂處又何必遠尋邪因相
與歌堯夫詩數章而別馮從吾曰講學之益大
矣哉先君子不肖以從吾命名豈徒名之已耶
不肖三十年來有如夢夢今一旦與同志坐談
始恍然有覺講學之益焉可誣也嗚呼顧名思
義愧汗津津今而後所不發憤此學而甘于暴
棄是負此良朋雪夜之談即負先君命名之意
也可不懼哉因詳記之以矢諸異日

書周淑遠卷

周淑遠年丈終養家居既禫猶堅卧不起與余
講學寶慶寺其于功名富貴漠如也歲戊申莫
春余偕淑遠臬劉孟直郡丞楊工載進士宜孟
庭刺史宜叔尚文學王惟大郡丞為華嶽之遊
而華陰諭張去浮率闔學諸生百餘人遮道問
學相與講于嶽廟之灝靈樓大家充然各有所
得而淑遠因其伯母病力別余先歸余偕諸同
志又講于青柯坪講于宜氏園越數日始歸歸

而淑遠遊華新詩已爛馬充斥奚囊矣余為數語跋其後一時爭傳以為盛事而余亦有一律遂羞澀不敢出匪直珠玉在前覺我形穢而已一日淑遠持素卷索余書余辭淑遠曰毋吾輩此遊原不為詩吾之所以期望子者亦不在詩詩縱不工書之庸何傷余唯唯遂書之以博一笑

別李子高言

陽明先生致良知三字洩千載聖學之秘有功于吾道甚大而先生又曰無善無惡心之體有善有惡意之動知善知惡是良知為善去惡是格物夫有善有惡二句與致良知三字互相發明最為的確痛快為善去惡一句雖非大學本旨然亦不至誤人惟無善無惡一句關係學脉不小此不可不辨何也心一耳自其發動處謂之意自其靈明處謂之知既知善知惡是良知可見有善無惡是心之體今日無善無惡心之體亦可曰無良無不良心之體邪近日學者信

致良知之說者併言無善無惡之說固不是非
無善無惡之說者併非致良知之說尤不是或
曰果如致良知之說然則諸儒所稱或主靜或
居敬或窮理或靜坐或體認天理或看喜怒哀
樂未發氣象彼皆非歟曰不然良知是本體居
敬窮理諸說皆是致良知功夫致之云者非虛
無寂滅如二氏之說也致乎致乎豈易言哉華
下李生崇巍潛心致良知之學有日頃同渭南
吳生從儉負笈裹糧不遠三百里徒步從余學
且時方隆冬沍寒余留居月餘見其志堅思苦
卓有黃直卿之風心甚嘉之今歲暮二生辭歸
因書此為別聞生有兄崇峯亦有志于此學歸
而以余言諭之知其必有合也

別李士占言

靈臺李生士占于戊申冬介藍田楊司訓從學
于余時士占方自太學歸因別家久不能多留
約明年當專負笈卒業焉越歲己酉三月士占
果來聽講逾月而別津津大有所得瀕別余無

以為贈竊念吾鄉自橫渠先生講學後真儒代不乏人而近日此學益覺興起殊為吾道慶幸夫聖賢之學不在元遠即子臣弟友間而道在即辭受取與間而道在即日用常行衣冠言動間而道在于此一盡道使仰不愧俯不忤即此便到聖賢地位聖賢非絕德也後世功利習熾人不知學即有志于學者不求之虛無寂滅即求之詞章口耳于是聖賢之學視為絕德不可幾及矣可勝太息士占今越數百里徒步來

學此其識見力量言不復出風塵之外哉余甚嘉之于其歸也書此為別嗚呼橫渠往矣千古斯文之統豈異人任余不肖願與士占共茂勉之母與俗同

渭濱別言贈畢東郊侍御

夫事功節義理學文章雖士君子所並重然三者乃其作用理學則其根本也根本處得力則其作用自別侍御東郊畢公理學名儒也頃奉命攬轡西秦下車以來凡所為秦人士興除計

者靡不竭盡心力。如請罷權稅，請增解額，尤犖犖大者，其事功業已膾炙人口，為秦人士尸而祝之矣。至于立朝封事，慷慨激烈，不避忌諱，而榻管搗辭，閱深奧，衍大有關於世教。即臨池緒餘，亦軼鍾王，而駕顏柳。其節義文章，又何其卓爾不羣也。宋不肯屏居深山，于三者一無所有，而理學又自志而未逮。公不察而誤以余為可與言，命駕浚郊，縱談學問，闡名理，析疑義，聞所未聞。嗚呼！公之理學是尚，可以津涯窺邪。公

今將還

朝余方杜門謝客，愧攀卧之無從而

公復走書山中，為別。公之誼高矣，余將何以報公哉。蓋公之言曰：自聞教之後，時默默自勘，每覺經年萬目，鎮日焦思，多從事跡上拮据。雖于地方事無有不竭之心，無有不殫之力，畢竟于性命之學尚沒干涉。茲弛擔東歸，擬從靜裏鑽研，徧發聖賢經籍，及有宋以來諸儒著述，一一窮究體認，直欲從經事宰物之中取討歸宿務，使點滴歸源，庶幾心與事打成一片。然後敢言

用世嗚呼公之言精矣微矣聖學天機洩露無餘矣余又何以報公哉嘗慨世之學者離心言事則落渣滓離事言心則墮元虛如公心與事打成一片此正公深于性命之學而直接千聖不傳之統者也詎止用世而已哉以根本為作用使天下覩真儒之効猗與盛矣余自聞公教曠然若醞雞之發蒙雖愧道之未聞而向所為有志未逮者或亦可以收桑榆之功于異日時公及瓜候代駐節咸林東望三峯黯然神往不知公何以終教我也余且日夕望之矣

書江布衣卷

新安江汝脩學道有年近因夢蓮有感南臯先生題無欲真宗卷贈之諸同志各有言余讀之良快夫人能無欲雖夢亦醒不然雖醒亦夢矣有欲無欲學不學之辨也汝脩越數千里訪余山房余為題此嗚呼汝脩醒人也余得無為說夢也乎

別河津竈董五生

丙辰三月河津甯生獻誠偕其侄綿祚維祚董
生振祖偕其弟振世紹介張去浮先生書越疆
徒步問道于盲河津故薛文清公里也文清公
之學以復性為宗諸生有志于學惟求復性足
矣烏容枝指晦翁云人性皆善而覺有先後後
覺者必效先覺之所為乃可以明善而復其初
夫復其初則復性矣而必自效先覺之所為得
之余愧非先覺而文清公即吾輩之先覺也惟
效文清公之所為則可以復性矣又烏容枝指
雖然性為何物復用何功於此叅之又叅究之
又究以至於無可叅究處一旦豁然有悟才是
深造自得如此則居安資深左右逢原才謂之
真能效先覺之所為不然縱依樣畫葫蘆竊恐
其轉效轉遠又何性之能復哉故不效先覺不
可以言學而不自得亦不可以言效諸生行矣
願各努力即秦晉異地猶如晤言一室也

題辭

關中四先生要語題辭

涇野先生語錄故二十七卷苑洛先生語錄故
六卷海內傳誦已久至谿田先生語錄止存數
則于嵯峨書院志中斛山先生語錄附刻于遺
稿後人多未及知余生也晚不獲摳衣四先生
之門而讀其語錄慨然慕之想其為人因彙而
錄其言之尤要者分為四卷以便觀省若謂即
此足以盡四先生非余不佞之所敢也且余之

所錄者四先生言耳四先生德業節義炳耀今古蓋所謂行過其言者求四先生者又進而求之于行斯得四先生立言之意不然即取四先生全集讀之亦徒為口耳贅也矧要語乎哉傳曰君子耻其言而過其行吾黨勉矣

學會約題辭

歲丙申秋余與諸君子立會講學於寶慶寺越數會諸君子請余言為會約余謝不敏諸君子請益力爰述所聞條列如左亦藉乎請正意也諸君子其謂之何

關中士夫會約題辭

夫世道隆污係士風厚薄而返薄還厚倡之者當自士大夫始使士大夫而猶然不倡則於齊民何責焉昔夫子歎時人論禮樂而決之曰吾從先進當其時豈無野人夫子者而夫子不之恤若曰知我者其惟先進乎罪我者其惟先進乎今萬世而下猶知有先進可從者伊誰賜也吾二三士大夫誦法孔子有日觀今世道士風

可不決所從而徒空歎君子野人哉頃者經軒
熙宇二先生過訪精舍談及吾鄉士風為之咨
嗟太息者久之余曰此豈異人任也在二先生
倡之何如耳二先生曰然是亦不可以無約子
其任之余謝不敏曰有諸前輩在二先生曰否
否即此是前輩命也長者命少者不敢辭子其
任之余曰唯唯遂載筆從事於二三士大夫之
後

輔仁館會語題辭

余講學里中而四方同志多有擔簦至者頃許
生大倫至自榆陽顧生唱離至自姑蘇張生士
鯤孫生繩祖至自華下咸寧楊生起泰輩傾蓋
四生遂成莫逆朝夕切偲驩如也一日任生國
珣錄其會語就余請益余喜甚因進諸生諗之
曰諸生今日之志亦既真且猛矣第合則作離
則輟始則勤終則怠人情乎諸生惟不以離合
易志不以終始改節則今日之言不啻足矣余
又何益焉諸生再拜謝曰先生之言益莫益于

此矣。請書其言於簡端，以代韋弦之佩。

朱貧士行錄題辭

余為朱貧士傳成，一時同志爭傳之。而世風亦借以少砥。余門人馬生元吉，葦復哀公移墓表祭文等篇，指贊殺青，題曰朱貧士行錄。仍白余一言弁首。余惟善惡報應，人皆知之。第朝為善而夕即望報，一不報而遂以為為善無益；朝為惡而夕亦畏報，一不報而遂以為為惡無損。不知天道蓋久而後定，不在旦莫間也。嘗見世之

不檢者，多得意一生，而至末始報。比既報而悔之，無益；改之無及，亦足悲矣。嗚呼！使早知末之必報也，則豈有不凜凜于當年者耶？易坤卦以履霜，戒堅冰，而詩之七月，亦自秀萸計感，發古人之為慮遠矣。朱生苦節篤行，生平不求人知，人亦無有知者，而名至末年始著。即諸公之表揚余之為傳，豈有所私于朱生哉？蓋自有莫之為而為者在也。孔子曰：夫微之顯，誠之不可揜。如此夫！信矣！信矣！因書此以醒世之闇於天道。

者

馮少坡集

卷六

題辭

六三

維風約題辭癸亥

孔子曰禮與其奢也寧儉夫由儉入奢易由奢入儉難秦中風俗雅稱近古乃今則奢極矣流波靡涕後將何極撫臺拱陽孫公憂之乃為維風約意在崇儉其有砥柱迴瀾之思乎夫奢費而儉省奢勞而儉逸喜省而惡費喜逸而惡勞人之常情乃竟由儉入奢何也彼蓋誤以奢為厚而以儉為薄以奢為敬而以儉為慢耳然喜厚而惡薄喜敬而惡慢又人之常情此所以由

儉入奢而無所底止也。不知人之相與貴真不貴偽貴久不貴暫儉則真而可久其厚其敬孰大乎是彼奢則以套數相加以濫巧相競可暫而不可久是奢乃所以為薄為慢也而人柰何反以為厚為敬也。知厚薄敬慢不在此則由奢入儉自不待辭之畢矣。思深哉公之為此約也。願與秦人士共守之。或曰今天下風俗亦奢極矣寧止秦中子何私一秦而止與秦人士守之也歟哉。雖公之天下可也。

城西義倉約題辭

癸亥

語云積貯國家之大命今民間空虛極矣一遇凶荒便束手無策良為可憫今願與吾黨約大家不拘貧富各出穀不拘多寡借其本以生其息異日其本願收回者聽第如原數不加其息賤糶貴糶行之三年不止餘一年之食行之九年不止餘三年之食倘遇凶荒亦可恃以無恐此最易知最易行而最有利于民間者也雖然尤有進于是者匪直糶賤糶貴權子母而爭尺

寸之利也。且如每秋夏收成之後，其麥米必賤，而差徭逼人，勢不得不賤糶，以供征。甚至數斛博不得一二緡，而農家窮。及春夏之交，兩黃不接之時，其麥米必貴，而家無蓋藏，勢不得不貴糶以糊口。甚至數緡博不得一二斛，而農家又窮。今若積穀若干，糶於穀賤之日，則糶者多而賤者必貴；糶于穀貴之日，則糶者多而貴者必賤。不過一出，一入，間其利于農家，蓋不知其凡幾矣。因民之利，不費之惠，豈曰小補。此又今日立義倉意也。若權子母而廣積貯，特其後者耳。此舉聞于官府而不屬于官府，公私尤為兩便。于是衆共欣然曰：有是哉！良法一至此乎！願相與亟行之。作城西義倉約。

齶臺李公會語題辭

甲子

世人以講學為立異曰饑食渴飲亦立異乎又以講學為好名曰孺子入井怵惕惻隱亦好名乎今齶臺緝敬李公按部所至必聚友講學秦晉伊洛士風丕變自人視之以為公繼千古之絕學而自公視之不過以為饑食渴飲之常自人視之以為公醒一世之羣蒙而自公視之不過以為怵惕惻隱之不容已嗚呼今以講學為立異為好名者是餓而待斃而愬然于孺子之

入井者也亦足憐矣公與余講學關中書院余
受益殊多頃以會語見示余為題此蓋亦饑食
渴飲之常怵惕隱之不容已者也

人亦多也。所謂公孫龍也。受益殊多。頃以會語。見不余為。題此亦飲。為飲之常。休揚惻隱之不容已者也。

